



卷四十六

冕服
衮冕

冕服

十二章之服

大裘而冕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色作服汝明孔氏曰日月星為三辰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

周禮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其衣服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

命其衣服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

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

書名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

本宋陳祥道撰
卷四十六
經禮三禮總義宋
貴重-8
A259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59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彩色首頁1

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撰者
卷

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甬以銅爲之孔竊達曰天子則四注
四面宮甬諸侯注重甬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准餘前後二士則惟注在前

禮書卷第四十五終

禮書卷第四十六

碑 隅阿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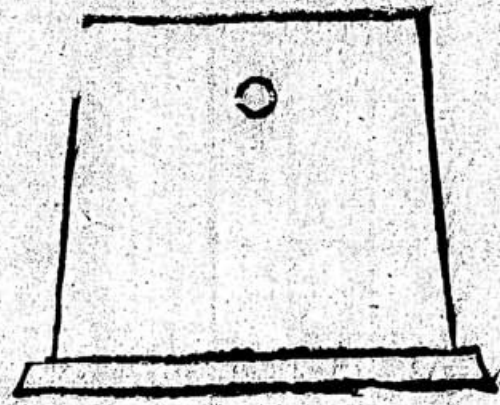
垣墉牆壁序

門制

賓館 庭燎

市制

碑 碑石為之刻八種
凡曰設碑道為堂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
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夷碑十分以為列賓自

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室以石芝用木禮天子之寔豐碑諸侯栢楹大夫二碑士無碑禮記魯之季也公室視曹碑三家視栢楹鄭氏曰豈栢楹大木為之形如石栢楹與天下一碑前後各重履盧也栢楹與天下一碑前後各重履盧也栢楹與天下一碑前後各重履盧也寔碑如栢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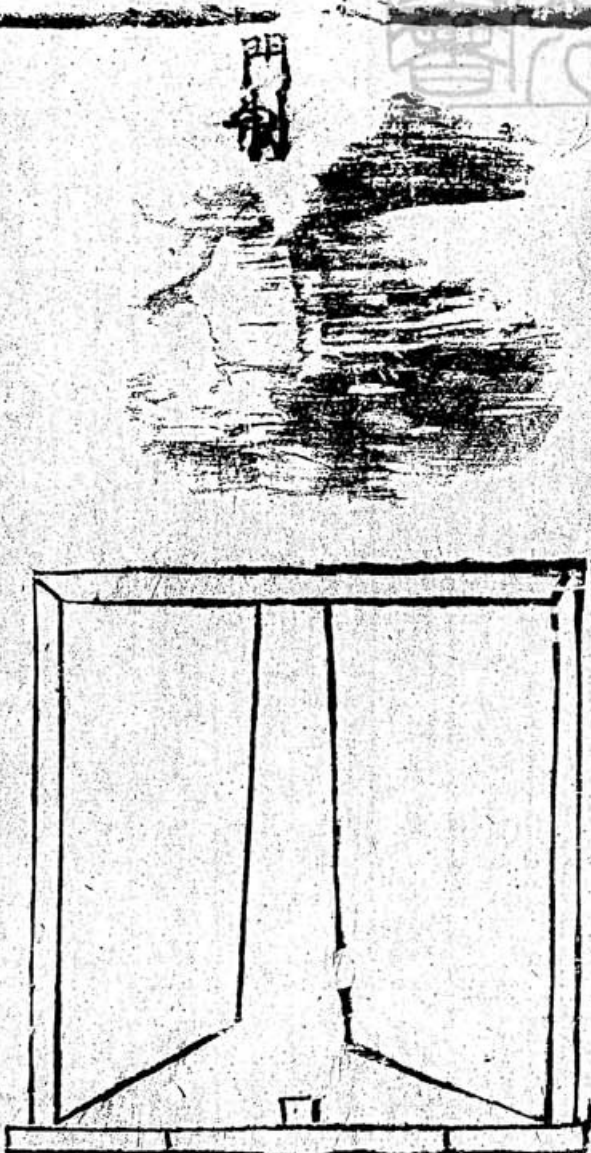
隅阿雉

春秋書墮郟墮費公羊曰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記曰都城或不過百雉鄭叔段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

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雉五步也步六尺則五步三丈也書傳曰雉長三丈鄭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為三丈也今夫雉之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所以立雉制蓋取此也毛氏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韓詩傳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曰堵四丈尺雉二百尺此皆不可以考鄭氏曰長三丈高一丈然板廣二尺而雉高一丈此先儒之所同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高五丈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蓋門阿外也故庫宮隅內也故崇都城近也故庫以屈諸侯遠也故崇以伸

距墉墻壁序

爾雅曰墉謂之墉詩曰崇墉言易曰乘其高墉
 則墉墉之高者也儀禮於房室言墉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大射西
夾六五設于西墉下死於堂下言壁墉之卑者也中東墉自
西階升土處九轉繫在東壁持牲禮饋饗書有東序西序爾
 雅曰東西墉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墉也詩曰之
 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墉也
 考工記曰墉厚三尺崇三之則墉者垣墉之總名歟



爾雅扶于謂之閫棖謂之楔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
 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落時謂之危檝謂之棧在地謂
 之臬又曰楹謂之闌門楹謂之梁蓋貫于門者楹也
 亦曰栱曰闔中于門者閫也亦曰闌曰楹旁于門者
 楔也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椳樞上之橫梁

所
圖
書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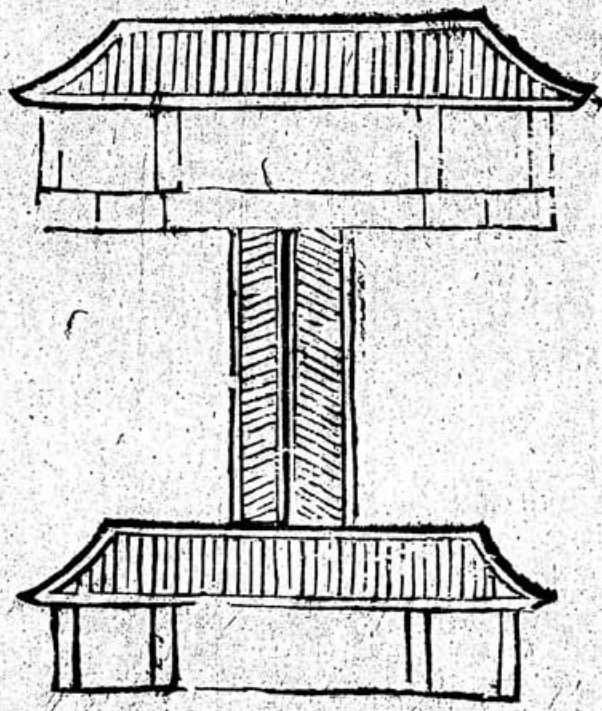
八

卷

楹也樞達北棟落時也月令曰以脩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於魯廟之比堂復瞻九蓋彼皆繼耶蓋即闔也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箬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闔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蓋門以中為貴故君入中門上介拂闔大夫中棖與闔之間士介拂棖入以自高為戒故賓不履闔君入中門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諸侯來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闔東左由闔西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燕禮大夫皆入門右臣統於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位於主也聘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覲面私事也

故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賓館



周禮示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三饗郊勞既館將幣為享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鄭氏曰使大夫授之君又以此禮授馬諸公之臣相為國

所圖

客則三積皆三辭旅擯二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者如初之儀始以白眉登堂所命也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如勞也不

達諸四方舍則授館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

積詩曰于爾斯館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

卿致命賓再拜稽首鄉退賓送再拜記曰鄉館於大夫

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口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

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

家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觀禮侯氏至朝天

子賜舍鄭氏曰賜舍猶致館也所使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

父舍此致館也侯氏再拜稽首擯之東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晉

里授館禮記左傳襄三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

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

設庭燎僕人巡宮賓至如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趙文子曰信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

之館

古者天子巡守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

侯舍於祖廟是也王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國語

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文公館

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

館於廟故觀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曰文公之

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是也鄭氏曰館者必於廟拘矣禮既授賓館則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三辟拜受拜受受幣也致館亦如之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償賜舍者以束帛乘馬尊主使也諸侯之於聘賓致館亦無幣而賓亦不償致館者降君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償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償之賈公彥於司儀言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於聘禮言

以上卿禮明有束帛可知是自矣也

庭燎

詩庭燎萋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

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毛氏曰庭燎大也郊持牲曰庭燎

之首由齊鄭公始也庭燎之差公差五十五侯伯子男二十正義曰此數出大

也一又曰鄉為田燭田燭田首少儀曰主者執燭抱燧周禮

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燭燭庭

燎燎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又曰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

百知說之若人於此者用刑也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

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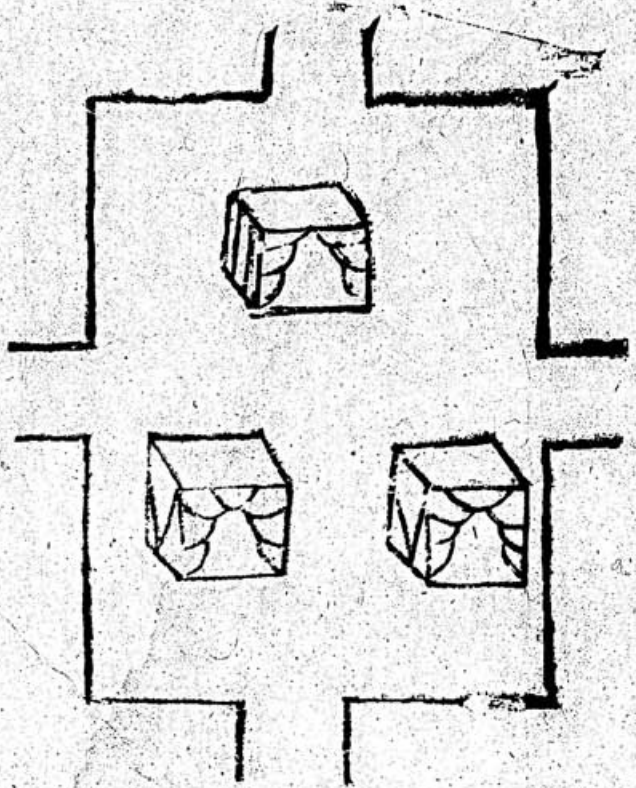
燎單于謂定王曰敵國實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火師

左傳曰諸侯實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燎言設而已

古者祭祀則饗賓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大事
 共壇廟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所共也
 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其
 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容所為以葦
 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燧為
 之於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
火燧火也其法與漢記五時於雍五十里一奠火而後世
亦故謂之落火祭祀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羊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
 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以淳制祭之以陰

禮

王立朝而右立市在陽相成之義少思也叙介次也祭之以陰礼市中之社先右所立社也

遺人五十里有市市

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

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

而經市少謂吏所治舍思入小次也若令市亭然叙四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

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

禁黷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是而市百族

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

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

莫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

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

入民牛馬兵器珍異廛人掌斂市絃布總布質布罰布

廛布而入于泉府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

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聽掌憲市之禁令司結掌聽

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

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市之征

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聽門

市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匠人營國

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

徙市則奚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

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

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

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菹聲亂

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

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

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

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左氏昭二年鄭子皙請以印為褚師杜預曰市官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史考云仲襄作市高陽氏妻市官不脩祝

中空地謂之壘市樓謂之旗亭西京賦云旗亭五里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府以斂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滫其徒有特占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井士相見禮曰在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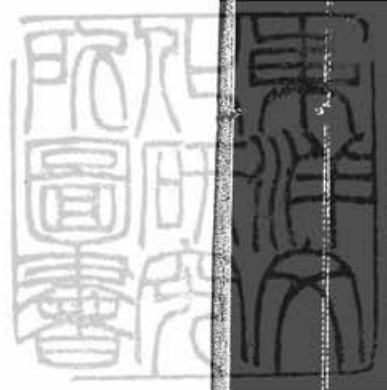


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場以市 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田以爲市人有所鬻必濯於井上然後至市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務十肆一司職二十肆一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鬪鬪器與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

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然市不特
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入營
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
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爲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
之象也

禮書卷第四十六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